



## 悬疑小说

在从上海飞往青岛的航班上，李豌豆遇到了丁朝阳，他高大、英俊，富有。帅哥遇到美女，爱情顺理成章。然而，两人同居之后，丁朝阳却一直有所隐瞒——他的一个房间从来不对豌豆开放，他不断去别的城市寻找出走的前妻，而午夜那声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总是把他吓得要死。爱上了丁朝阳，才女李豌豆从此坠入迷雾。

连谏 著 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

## 照片上的女子

我去找丁朝阳。助理说丁总还没到呢，问我要不要去他办公室等一会，我点了点头。

我在他办公室里烦躁地走了几个来回，站在书架前，想找本有趣的书来看。在时装杂志旁边摆了几本公司的年度画册，我把画册抱下来，按照时间顺序，一本一本地看，每一本的封三上，都是公司管理层人士的合影，都有丁朝阳。翻到2000年的画册时，留意了一下封三的照片，像所有的照片一样，丁朝阳站在人群的中间，笑容平和。我仔细筛选其中的每一张脸。突然，我发现，站在丁朝阳后面右上角的一张脸，年轻而饱满，皮肤白皙，眯着细长细长的眼睛，虽然是面对镜头的，目光却微微地落在丁朝阳的头上，温柔的目光里，似乎藏了些内容。

她算不上很漂亮，但眼睛非常传神，看得出，是个多情女子，那是一双柔情似水，似乎会说话的眼睛，似乎在哪里见过，又不能确定。我飞快地往前翻，希望在其他照片中找到她的影子，确定她的身份。只有2000年的画册里有她，早些年的和后些年的画册中，都没有她。

在2000年的画册里，还



##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 岸英和岸青有了俄语名字

周恩来一行坐飞机进入苏联国境，抵达阿拉木图，并从那里转乘火车，顺利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西装革履的任弼时和秘书师哲等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早已等候多时。

众人朝火车站外走去。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对任弼时说：“我这里有毛主席给岸英、岸青的信，还有一封是给贺子珍同志的，请你代我转交吧，我怕进医院后就不方便出来了。”任弼时点了点头。

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称“七部”）里，贺子珍正捧着毛泽东的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在“八部”设立的少儿

文化班学习。因此，贺子珍便留心照顾起他们的生活，有时帮他们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她还从每月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孩子们买这买那。但是，贺子珍并没有点破自己的身份，而毛岸英和毛岸青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

就在贺子珍朝着自身预定的目标刚刚迈出步子，一连串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在莫斯科生下的孩子长到6个月时因患急性肺炎抢救无效而夭折，被葬在了“八部”的花园内。悲痛欲绝的贺子珍几乎天天到坟头去哭。而随着其他同志从“八部”转到现在的“七部”后，她又收到了毛泽东宣布与她结束夫妻关系的亲笔信。虽然她在莫斯科听说去延安采访的苏联记者“见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不过仍心存疑虑。但毛泽东此次来信证实了一切。满脸泪水的贺子珍心想，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女儿娇娇了，可她还在万里之遥的延安。

莫尼诺儿童院的男生宿舍里，两个穿着深色西服的中国孩子肩并肩坐在床边，他们是17岁的毛岸英和16岁的毛岸青。兄弟俩刚接到父亲毛泽东托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家书。虽然整封信不

过寥寥数语，但父亲百忙之中的一份惦念之心已经让兄弟两人感动不已了。

“爸爸说给我们寄了一批书。我们怎么没收到呢？”毛岸青问。“也许是丢了，也许还没寄到。别着急，我们再等等吧。”毛岸英拍了拍弟弟的肩头。

毛氏兄弟能够到莫斯科学习，其中经历了无数坎坷。毛氏兄弟到苏联后，合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给远在延安的父亲。照片上的他们都身穿圆领羊毛衫，头戴法兰西小帽。孩子们还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在苏联的情形。从此，毛泽东与两个儿子之间中断多年的音讯又联系上了。

毛岸英和毛岸青先在共产国际“八部”的少儿文化班，同一些其他的中国革命者后代，如林伯渠之女林利和林琳、李富春和蔡畅之女李特特、蔡和森和向警予之女蔡妮和蔡转、郭亮之子郭志成、张太雷之子张芝明，以及无名烈士之女欧阳菲等人学习了约一年时间的俄语。

1938年底，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即将来临，毛氏兄弟与刘允斌他们五个从延安来的孩子都进入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儿童院。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有了俄语名字：哥哥叫谢尔盖·永福，弟弟叫科利亚·永寿。



## 投资高手

当他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所有人都在追寻他投资成功的秘密。沃伦·巴菲特——华尔街100年来最成功的投资大师，全世界投资者都敬仰的投资智者。他的投资之道，简单得一看就懂，他的投资智慧，深刻到无人能及，成功的捷径是向大师学习。

刘建位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 选股越来越少

有些老股民，几年下来，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1500多只股票都来来回回买卖过好几遍了。巴菲特投资42亿，相当于人民币300亿，只选了7只重仓股。有些股民朋友，只有七八万元钱，却选了七八十只股票。

大多数人的想法是，选股的数量越多越好。我们的理论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认为，这样分散投资，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很多人都是买很多股票，每只股票都买一点，把很少的鸡蛋放在很多篮子里，持有几十只甚至几百只股票。巴菲特的想法却是，选股的数量越少越好。巴菲特的想法是，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反而更能降低投资风险。他极力反对分散投资，主张集中投资：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投资应该像马克·吐温建议的那样，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小心地看好这个篮子。”“我们的投资仅集中在少数几家杰出的公司身上。我们是集中投资者。”

大部分人选了很多鸡蛋，放在很多篮子里，但大部分都是臭鸡蛋。巴菲特只选了很少的鸡蛋，只放一个篮子里，尽管数量很少，却个个都是金蛋。选股不在乎多，而在乎精。我们大家常说，精选。精选，就意味着少选，精在于少，而不在于多。巴菲特告诉我们：选择越少，反而越好。

为什么巴菲特认为选择越少越好，这几乎完全违背我们的生活常识。常识未必是对的。选择少的两大理由是：第一，选择越少，反而决策越好；第二，选择越少，反而效果越好。

我们首先来看巴菲特认为选择越少更好的第一个理由：选择越少，决策越好。可供选择的越多越好，不错，但多到一定程度，反而不好。大家去买衣服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如果同一类的衣服款式太多，品牌太多，我们选择太多，反而会使我们眼花缭乱，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反而难以选择。我

自己深有感触。我为了上这个电视节目时的形象更好一些，我就想挑一条最适合上镜的领带，结果跑到商场，那些卖领带的地方，都是一下几十条领带摆在那里，花花绿绿的，什么样式的都有，看了觉得这个好，那个

也好，最后看得眼花也花了，心也乱了，最后决定干脆什么都不买，还用原来那条老的。我相信很多购物的人都有这种经验，选择越多，反而越不知道如何选择，最后干脆不做选择，或者胡乱选一个。

选择标准越严格，可供选择的股票越少，选股决策反而更容易。选个股票，至于这么严格这么挑剔吗？我们来看看巴菲特选股何等挑剔。

从1977年到2004年这27年间，巴菲特研究分析美国上市的1万多只股票，却只选了22只股票，一年多才选一只股票，而其中重仓股仅有7只，4年左右才选出一只重仓股。巴菲特按照严格标准选出这7只股票，做出投资决策反而很容易，其中包括可口可乐、吉利、华盛顿邮报，连中国人都非常熟悉，都知道是好公司。

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股市有几十家白酒上市公司，如果根据最严格的标准，很容易就可以选出来最优秀的两家是茅台和五粮液，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选择出来这两家好公司。一说买茅台和五粮液的股票，谁都知道是好公司，敢拿。



## 财经小说

黄鑫龙，一个没有多高学历和任何背景的农民，能成为上市公司董事长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却也有很多必然因素。可是，当他成为集团董事局“主席”之后，却失去了方向……后来者吴晓春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打造自己的天地，当集团公司经历ST和PT终于退市时，还能顺利与其脱钩……

丁力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吴晓春亲了刘冬娅

在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吴晓春一天到晚围着两个女人转，或者说反过来说，他一天到晚被两个女人围着转。吴晓春白天跟刘冬娅在一起，晚上跟余曼丽在一起。

余曼丽不知道天生就是内能高还是把吴晓春当作了最后的晚餐，或者就是防患于未然，不让吴晓春再有跟“小妖精”交流的余地，总之给吴晓春的感觉他确实就是力不从心。有时候吴晓春几乎完全没有起色，但是又必须满足余曼丽不断增长的精神和物质要求，于是事到临头就发挥想象力，把余曼丽想象成刘冬娅，想象刘冬娅穿牛仔裤时候那菱角分明的正面形象，想着想着就渐渐有起色了。

如此，白天再看到刘冬娅的时候，吴晓春常常发愣，有一次竟然莫名其妙地对刘冬娅说：“你还是穿牛仔裤吧，穿牛仔裤好看。”自从吴晓春对刘冬娅说过那句话之后，刘冬娅果然就天天穿起了牛仔裤，而且是各种各样的牛仔裤。每次他们外出办事，吴晓春自己开车，刘冬娅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吴晓春眼睛的余光经常情不自禁地落到刘冬娅那被牛仔裤绷得紧紧的大腿，吴晓春一

直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忍不住就会上去抚摸一把。

这一天，吴晓春带着刘冬娅去武昌办事，具体地说是走访一家对他们商住楼有意向的客户，但走访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于是，回来的时候，吴晓春就有点心不在焉，就莫名其妙地拐了一个弯，把车子开到磨山。武汉是平原，而且平得彻底，直接是由一片湿地变成陆地的平原，所以山少，但是只要有山，就肯定坚硬，不像吴晓春家乡的那些所谓的“山”其实只是土丘。吴晓春喜欢坚硬的山，就像他喜欢坚强的性格一样，吴晓春这时候就站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极目远望。

“没有这个实力他们跟我们谈什么？”刘冬娅嘟囔着说。“套钱。”吴晓春说。

“怎么套？”刘冬娅问。“方法太多了。”吴晓春说。刘冬娅眨巴眨巴眼，很想问问具体有哪些方法，但是见吴晓春一脸凝重思考大问题的样子，于是话到嘴边又临时做了修正，说：“他们能套，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套？”刘冬娅这样一说，吴晓春就把眼光从遥远的地方收回来，收到刘冬娅的脸上。刘冬娅被吴晓春注视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时候，吴晓春大脑里

面想着刘冬娅刚才的话，想着既然别的公司都套钱，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

大约是走神的缘故，所以吴晓春这时候并没有理会刘冬娅的不好意思，而是继续这样出神地看着刘冬娅。吴晓春发现刘冬娅的嘴唇像是用刀削出来的，棱角分明，非常有立体感，于是，吴晓春就把他脑海当中刘冬娅牛仔裤分叉的地方的直线与直角和眼前的这个嘴唇相融合，竟然想象出了一个美丽的图案，这个美丽的图案让吴晓春产生了幻觉，使他以为他又是在做梦。于是，吴晓春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嘴唇靠近刘冬娅的嘴唇。刘冬娅没有躲闪，甚至来不及多想，当吴晓春的嘴和刘冬娅的嘴粘合在一起的时候，两行眼泪顺着刘冬娅的眼角流淌下来。

那天他们就这样站在磨山顶上那个最突起的坚硬的石头上忘我地长吻。不但忘我，而且还忘却了周围的环境。那天他们从武昌回来的路上，吴晓春说：“交给你一个任务，马上再注册两家公司。”

“再注册两家公司？”刘冬娅问。“再注册两家公司。”吴晓春说，“把商住楼和娱乐城分别注册成两个独立的公司，然后让它们之间相互担保从银行贷款。”

